

艾芜文集

丰饶的原野

6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 芜 文 集

第 六 卷

丰 饶 的 原 野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林平兰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艾 芜 文 集（第六卷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625 插页7 字数204千

1986年12月第一版

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374·6

（精装）定价：3.78 元



作者一九六一年在北京

(一)

那老儿不知怎么的，上山顶去，把他的新衣裤，在山顶上，晒得
 晒得他身上的衣服，都晒得发白了。他坐在山顶上，嘴里不住的
 说：“那老儿，真是个汉子，他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”
 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他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
 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他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那老儿上山去，把衣服晒得发白了，真是个汉子。那老儿听了，也不管他，只管上山去。

一九七九年作者写《山中历险记》的手稿

出版说明

《艾芜文集》第六卷，系作者的长篇小说《丰饶的原野》。这是以作者的家乡川西平原为背景的故事。如诗如画的川西沃野，生动活泼的人物群雕，颇能引人入胜。

已出版过的《丰饶的原野》，只包括第一部《春天》，和第二部《落花时节》。本书收入了作者的新作第三部《山中历险记》，因此本书是最完整的版本。

前 言

《丰饶的原野》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《春天》，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。一九三七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。本应该继续写第二部分《夏天》，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要侵占我国全部领土，不能不放弃《夏天》的写作，要全力来写作别的产品，激发人民爱国的热情。芦沟桥事变之后，日本法西斯的炮火逼近了上海，一九三七年秋天只好回到了内地。一九三八年在湖南的宁远，写了一个中篇《江上行》和一些短篇，都是和抗战有关的。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定居下来。所写的长篇短篇，大都是写抗战期间人民的斗争和国统区的腐败的情形。这时候，也没有打算把《春天》的续篇写下去。但有家今日出版社，愿意印出我的《南行记》和《春天》，我就在《春天》的后面，写了一篇后记，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——算是《春天》第二次又与读者见面了。抗战胜利后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恢复了，又在上海把《春天》另外排过出书，这是《春天》第三次送到读者面前。

大约在一九四五年，我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，算是和位在岷沱流域的家乡隔得不远了，一种怀念家乡的心情，油然而生，刘老九他们和周围的自然景色，又象梦似地显现出来。再

加抗日战争结束了，笔可以暂时转换一个方向，我便写了《落花时节》，成为《春天》的续篇。读书出版社要去一道出版，我就取个总的名字，叫《丰饶的原野》，一九四六年元月在上海印了一次，同年四月又在北平印了一次。现在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相隔已是三十多年了。这有再行问世的价值么？只能让读者来评论了。我本来也想不再出版的，正如解放后没有拿来出版一样，我不愿意读者在新社会中再看那些过去的黑暗，我只想多反映一些新社会的新的生活，把读者引向前看，欢乐而又生气勃勃，全心全意为更光明的前景，出大气力，完成更多的任务，作出更多的贡献。

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，对老一代的革命家，尽量侮辱摧残，或诬为叛徒特务，打倒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使其永远不得翻身；或佯称历史有问题，关在牢狱中，不见天日，折磨致死。而更恶毒的，则把所有各级负责的领导指为走资派，不打倒绝不干休。好象全中国的共产党员，出生入死干革命都是为了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似的。这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笑话。我国成千成万的农民，都是忍受不住黑暗的压迫，才跟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走，而且加入了共产党。我知道有好多领导同志，就是出身贫雇农，经过这样的路程的。我看见他们，了解了他们的历史，有时不禁想起我作品里的刘老九，觉得他们和刘老九一样，在旧社会中是受过各种的苦难，而又坚强不屈，为被压迫者报仇，不惜牺牲一切，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因此，我想把《丰饶的原野》再印出来，让读者看看中国的贫雇农中的优秀人物。

《丰饶的原野》所采取的背景，是在所谓天府之国的边缘

地方；到夏天大河的水干了，要靠挖深泉塘，让地下水冒了出来，再用牛和骡子拉的水车，汲引上来，进行灌溉。有些地方，在小河的上游，挖出泉塘，让它流了下来，引入田中，但还是不够灌溉，还要从各家人挖的泉塘，汲水来加以补充。农民在这样情形之下种田，劳动力花费得很多，也相当艰苦。但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，大事扩充水利灌溉系统，我以前所描写的这一地区，已经全变成大河长年有水，可以进行自流灌溉，用不着牛和骡子拉车汲水，也用不着各家自古以来挖掘的泉塘了。压迫刘老九、邵安娃、赵长生以及锯子的黑暗社会，已经一去不返了。新一代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为农业的现代化，日夜辛勤，发挥出巨大的力量。我不得不再问一下，把旧中国改成新中国，把地主统治的原野改变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，难道这也算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么？

艾 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

春天改版后记

一九二五年夏天离开我四川的故乡，从云南写封信给我的父亲，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，才能转回家去。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，我还没有如约归家。因在国外国内，混了十年，觉得一事无成，仿佛项羽败退乌江那样的心情似的，“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。”到不如蹲在容易接近世界文化的上海，再在文艺方面，埋头苦苦用些年功夫。

虽是这样决定了，但对故乡的思念，却没有静息下来。于是，便决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，移到纸上，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乡去一般。我先前写作时候，所取的题材，大都是出于云南，滇缅界中，仰光，新加坡，以及今天正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槟榔屿，我的故乡还不曾展在我的笔下一次。

我的故乡，正是诸葛亮说的沃野千里、天府之国的一部份，我便定一个总题目，叫做《丰饶的原野》。另外分成《春天》，《夏天》，《秋天》，《冬天》四个小题目，来分写它，并使每个小题目，都可以单独成为一部作品。刚好那年约在八月间的光景，赵家璧君要我给良友图书公司写部中篇小说，便动手把《春天》写成。论篇幅虽然寥寥几万字，也算我到一九三六年止写作期中，最长的一篇小说了。

《春天》里面那条小河，对我是有着最愉快的回忆。二三月间，日暖风和，家家妇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龙须菜的时候，祖父却要我在半暗半明的屋子，苦读四书五经，那种闷气，真是令人难受，好在他老人家喂有一些鸭子，常常放在小河里面，怕它们浮游去远，总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视一次。在读了怙屈聱牙的《书经》或者讨厌的《礼记》之后，走在青草蒙茸的河边，呼吸着水上清鲜凉润的空气，晴光朗耀的原野，开花发绿的，又展现面前，真使人快乐得想学树林中的小鸟一般，飞了起来。作了《春天》五年后的今天，重新再翻来读的时候，儿时亲切过的景物，又一度现在眼前了。我感到，我读这部《春天》一次，很象重归故乡一次似的喜悦。

里面每一个人，写到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有一个熟悉的影子，晃在我的眼前。尤其是邵安娃，我同他认识最久，《春天》里面每个人物，都改名换姓，只有他我使用他原来的名字，我对他印象太深了，他的名字和他的样子，他的性情，几乎连在一道，仿佛另换一个名字，就会分散我对他的印象似的。赵长生一个活泼的小伙子，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，曾拿板凳当人，唱戏给我们小孩子看过。刘老九则比较庄重，不大容易使人接近他，我最记得他的，是夏末秋初，涨大水的时候，淹坏了他的茅屋，他气急了，向不断落着细雨的天空，拿丑话骂玉皇大帝。这玉皇大帝在我们那边，原是一位顶受尊敬的神明，谁也不敢对他讲半句坏话的。

这三个农人，写进作品的时候，也拿别人和他们相合的性格来补充过的，而且即使有些话，他们没有说过，有些事，他们没有作过，但按照他们的性格，再参照和他们性格相同的人

所说的话，所作的事，我觉得在他们也是可能说那样的话，作那样的事的。因此，我在作品中，就渐渐感到我不是替这三个熟人，记他们的生活言行，而是把我们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奠基石——最劳苦的农民，拿来一刀一刀的解剖，分析。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了奴性的服从，在刘老九身上，看出了坚决的反抗，在赵长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。

我看见邵安娃这类的农民，太安份守己了，仿佛驮着石牌的鼯鼠一样，只在千斤的重压下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。我很想，象《春天》里面的陈家么店老板娘一样嘲骂他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，我不可怜你。”但到底对他的身世感到深深悲哀了，也许因为他是我小时候喜欢亲近的熟人，自始至终，不忍说出一句责备的话。

刘老九这类的农民，正直，不自私，对强暴，不妥协，对弱者，富同情心。知道他之后，我读历史，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他们了。在明史上，看见李自成曾在米脂县替大地主放过羊，后来造反称王，把掠夺到手的东西，总是给与农民，自己则不好酒色，能和部下共甘苦。在太平天国史上，看见李秀成纯是一个穷苦的农民，洪秀全起事的时候，他还在家，帮人种田，做工度日，后来做了忠王，拿他为人的正直，待人的宽大，做事的能干，竟将太平天国的残局，支持了好几年。起初颇使我惊异，觉得他们实是一种特出的人物，不可多得，等我把他们和儿时熟识的刘老九一比，才深切地认出，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农民中，一脉相传，是有这种优良的传统。李自成这类农民，实在为数不少，只不过他们没有得着适当的境遇，适当的机会，来发展自己，表现自己罢了。正如刘老九这个名字

所影射的那个农民一样，一直是埋在田野里面。

赵长生这类农民，在佃农中，我觉得更占得多些。他们想讨地主的好，在佃田佃租上讨些便宜，讨不到的时候，又在背后诅咒痛骂。诅咒痛骂，没有出路，还是再去讨好。这就是生活使他们变成矛盾的人，过着可笑又可怜的日子。这类人，可以一呼百应的，跟着刘老九去摇旗呐喊，反之，又可以学邵安娃一样，本本份份去做人，甚至当人家的鹰犬，拿拳头去打刘老九那样的人。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，总爱走迂曲的道路，赵长生这类型的人，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。

《春天》这本书出版后不数月，即遇到七七事变，在虹口区内的良友图书公司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之灾。《春天》第一版本，差不多损失完了。回到内地，我自己想存一本，那知在各家书店内，也简直无法觅得。月前才找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改版本，心里为之一快。惟近日敌人占领上海，恐改版的《春天》，定又不能运来内地，因此一面去函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收回版权，一面交今日文艺社另印成书。并趁此次三版机会提明此书，是献给我的父亲的。又《春天》初版的那年，承茅盾先生立波先生，特为文给以鼓励的批评，今特在此致谢。

艾 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桂林

小 序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，在上海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《春天》，描写川西三个贫雇农的生活，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，算是我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，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。一九四五年，我又把这三个贫雇农的另一段话，再行记录一下，又成为一个中篇《落花时节》。读书出版社要把这两个中篇小说合在一道出版，我便取个总名字《丰饶的原野》。解放后，没有再印过，我也把它忘记了。今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再印出，我也同意。这不能不使我再看一道。三个贫雇农，尽管其中一个因老婆被地主霸占，愤而跳水自杀，只剩了两个，但他们两人的生活，还是激动着我。我便趁着一个长篇请人抄写，不能再行修改的时候，用一天写两千多字的速度，写出《山中历险记》这个中篇。写完的日子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。而在第二天，八月三十一日，就收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同志亲自送来的《丰饶的原野》新的重印书。这使我很高兴，尽管《山中历险记》没有写好，有很多缺点，但我还是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，没有他们再行出版旧作的鼓励，我不会再写这个中篇小说的。

艾 芜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

目 次

前 言	1
春天改版后记	4
小 序	8
第一部 (1936)	
春 天	1
第二部 (1945)	
落花时节	73
第三部 (1979)	
山中历险记	199

第 一 部

(1936)

春 天

